

赵景深著：

海上集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书店印行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初版



海上集 實售

作 者	趙 景 深
發 行 人	李 小 峯
發 行 者	北 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四九九五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開封北平武漢廣州 西安成都重慶	北新書局

复 印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海上集》收散文三十余篇，大部分是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如谈中国现代小说的全貌，巴金的小说，刘半农、朱湘的诗，丰子恺的散文等等。还有一部分是作者的自传，与作者的《文坛忆旧》，堪称双璧。

据上海北新书局 1946 年 10 月初版影印。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海 上 集

赵景深著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上海印刷学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8 3/4

1984 年 12 月第一版 198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J 100·1 定价 1.20 元

目次

九溪十八澗……………	一
靈谷寺……………	五
海上蝸居……………	九
初冬天氣……………	一七
元旦雜憶……………	二〇
妹妹來了……………	二四
民國初年回憶……………	三三
演戲……………	三六
南開中學的一年……………	四一
我的大學生活……………	四七
教書匠一得……………	五八
曲友……………	六二
記周貽白的書齋……………	七〇
記崑弋社……………	七三
白雲生訪問記……………	八一
記歐陽子倩……………	八九

1011643

桃花扇底風……	九二
贈左明……	九七
幽默的老舍……	一〇〇
記鍾敬文……	一〇三
陸侃如馮沅君夫婦……	一〇八
給鳳子……	一一二
記蜀中文人……	一一七
紀念一個文藝工作者……	一二三
豐子愷和他的小品文……	一二八

人間雜記序……	一三八
朱湘的石門集……	一四一
劉復詩歌三種……	一五〇
蘇雪林和她的創作……	一六二
關於巴金的十封信……	一七四
現代中國小說選序……	二二三
女詩人魚玄機……	二二六
女詞人李清照……	二三九

九溪十八澗

在杭州遊覽，勾留日子稍久，我曾經有過兩次，一次是在深秋，一次是在殘春，幾乎都是倒霉時候，大半的遊人都不肯在這時候去訪問西子的。

在這樣倒霉的季節，我覺得比較上倒霉的九溪十八澗要算最令我繫念了。

深秋時是與我的妻子同去的。迂迴曲折的小溪穿過沙泥的土地，每一條通路的溪水上都有大大小小的墊腳石在水面露出來。妻撩起旗

袍從一塊塊的石頭上踏過。大約趣味也就在這裏。大自然替我們安排了一個很好的遊戲。你須得用你自己的努力、小心、勇敢、忍耐、纔能獲得你遊玩的報償。你腳踏着石頭，生怕會一不小心，跌到溪水裏去。而溪水汨汨的響着，也正像是在那裏誘惑你！

倘若儘是像猛虎跳澗似的一溪一溪的跳過去，那末倒不像猛虎，簡直像是青蛙了。老天爺是不會這樣笨的！牠覺得讓你單調的跳了幾下，跳得汗流滿面的，實在有些不過意，就又預備了一條平坦的長路給你走。你無須再做青蛙或是猛虎，你走到了另外一個境界。

一邊是橫流過脚下的溪水，一邊就是綿連不斷的茶樹叢，茶樹上綴滿了盛開的白茶花；晴朗的天光把這番景色顯現得分外明亮。妻動

了稚氣，把茶花摘了許多，說是出嫁了的江陰的姊姊不曾見過這個，帶一點給他看看，也見識見識。文學迷住了我的心，我不倫不類的聯想到法國小仲馬的茶花女。

妻乏了，終於不想再去尋幽訪勝，又折回原路來。

兩年後的殘春，果然江陰的姊姊也與我們一同借來了；但因時令的關係，她只看見茶葉，却不曾看見茶花。她和妻都不曾遠涉，只有我和小峯賈起勇氣前進，直走到一個歇路的涼亭爲止。這天恰在雨後，溪水漲了上來，好多石子都被淹沒，過溪遊戲也更覺困難，我們親見一個女人跌到水裏去，把全身衣服都濕透了。幸虧溪水並不怎樣深，她不會遇到不幸以上的不幸。有些石頭與溪水齊頭，石上濕漉漉

的，也須借着陽光的力看準了踏過，因此鞋子也被濕透。

歸來時在一個茶店裏用膳，鄉間不易有時鮮，完全用的是罐頭食品，葷素俱全，倒也別致。飯後，我和小峯都脫了鞋襪在茶店門前的溪水裏濯足。足剛插進水裏去，其寒澈骨，真有點招架不住，過後也就慣了。據說在這水裏洗過，冬天凍瘡永不復發，果然有些靈驗，至今兩年不曾生過凍瘡。奉勸諸公，遊覽杭州，千萬別忘了九溪十八澗；每年要發凍瘡的人，尤其不可忘了茶店前的溪水，要緊要緊！

靈谷寺

二月杪我因事赴京，只能作一天的勾留，下午四時就要動身回滬了。餽後無事，張先生盛意邀遊，想藉着這匆促的數小時，讓我看一看南京的勝景。這位老南京選擇了靈谷寺。我們倆一同乘公共汽車前去。

出城後地勢漸高，張先生說：「汽車在爬了！」我曾在香港坐過爬山的電車，還不曾坐過爬山的汽車。在顛蹶的行進中，頗感興趣。遙矚遠山，殘雪未消，一搭一搭的掛在褐色的土上，像是一條花狗伏在

那裏，遍身都是白色的斑點。近旁的樹疎疎落落的排着；車行過時，似一陣疾風，樹都排頭倒退回去。俯瞰山下人家，屋舍錯落有致；田園阡陌，委蛇走道，也都歷歷在目。是的，我是在山上了！張說：「這山就是紫金山。」我突然想起奔喪到南京的女詞人李清照來。

到了靈谷寺，我們這兩個胖子下車步行。過了一個穹門，便是修長的行人道，頗類虎邱的頭山門。這時恰巧是雨後，道上猶濕。張領我到陣亡將士堂。堂前的簷上水滴了下來，似爲我們的英雄灑淚。門口有兩個兵士持槍看守着。堂的建筑頗宏大，混合着中西的風味。裏面充滿了輓聯，排滿了紙花圈，自然而然的使人感到嚴肅和陰冷。我脫下了帽，向壯士們的英魂致敬。繞到堂後，便是那些將士的墳墓，

整齊的按號排列，我們幻想着時常來此弔奠的各樣的人——有死者的妻子父母和兒女，以及他們之間的悲苦而又壯烈的故事。那該是多末的可歌可泣呵！

再從斜岔裏走到靈谷寺，看了看活的面壁的達摩。便轉到譚氏的墓道，一個喜歡負重的巖巖馱着碑。這個傻瓜！

碑旁有一條大溝，溝水向下流，流到九十度直角的光滑的石板時，便像織絹似的把水梳下來，是那樣的細緻潔白，透明，而又光潤，映着將落的陽光，真是好看。是那樣一絲一絲的細條子觸動我的纖細的神經纖維，把我看得呆住了。張說：「你真有點戀戀不捨呢！」是的，我成了鄉下人了；這樣平常的溝水，都留戀不忍遽去，

倘若看見雁蕩的瀑布，還不知要怎樣的傾倒呢。

雖是兩三小時的小游，過着機械生活的我至今還把牠纂回於腦際，也像看水似的不忍遽去。

海上蝸居

旅行雜誌創刊於民十六年，到民廿五恰巧是十年；爲紀念這個十年，向我徵文。說來慚愧，「十載清遊」我是當不起的；因爲我除了民十六上半年到廣東海豐去教了幾個月的書以外，從民十六下半年起，就蝸居在上海，一直不曾離開過，最多也只到過兩次杭州，兩次南京，兩次無錫，還趁便遊過蘇州。此外則不過是南翔、吳淞、高橋、龍華等處，再近一些就是葉家花園、半淞園、外灘公園、法國公園以及兆豐公園了。每日清晨起牀，拉開窗簾，只看見屋脊，屋脊，

接連的排過去，一直排到矗立着的新亞酒樓，在雲霞裏射出陽光，如此而已。每天教書，看稿子，忙着工作，很少有閒暇出外遊覽。看過沈復的浪遊記快，覺得像他那樣的足跡遍天下，纔配寫這篇「十載清遊」，而我只好勉強裝點了。

民十六春，因為要趕到海豐中學去，來不及挑選輪船，竟坐了一艘運貨的船。（只有十幾間房艙）這隻船真是老爺船，每到一個大碼頭，總要停一天，因為他們要卸貨；但因此我白擾了他們幾頓伙食，又可以每到一個地方，上岸去玩玩，倒也未始不是壞處裏面的好處。從上海到廣州，要足足的走一星期；好得很，就是一星期吧，橫豎沒有事。事隔多年，早已模糊。現在所能記得的是：大約是汕頭，從輪

埠一上岸便是一條狹小的街，街道上儘汪着水，大約到此挑水的人很多。穿過一個穹門，向右灣便是妓女的巢窟，門口掛着許多她們的芳名；向左灣便是一些商店，有一家門口掛着「談語處」的牌子，一進去就是樓梯，我曾陪着一個同船的人上去過，原來是吸鴉片的地方，簡陋的牀鋪，脆簾的地板，塵封的牆壁，簡直像是到了卑田院。在廈門會注意到兩家相對的書店。只記得中華書局的門坎極高，非用盡努力，不容易跨上去。對過一家是什麼書店，已經記不清了。轉一個灣，便到了極廣闊的街市，惟沒有什麼可看，只感到一片荒涼。街上穿木屐的人很多，無論男婦小孩，大都赤着腳，戴大斗笠的也不少。頗有島國之風。又有一處廟會，賣吃食的很多，人擁擠着，販賣聲喧

騰着，熱氣噴着，和着氤氳繚繞的香烟，顯得格外嘈雜。

香港的夜景是可愛的，星光與電燈光，成千成萬的都反映在水裏，簡直不辨什麼是星光，什麼是燈光了。白天我曾登過小山，坐過登山的電軍。但覺整潔是唯一的特點，一切都是乾乾淨淨的；回想起我國的市政，真是愧煞！

到廣州後，只遊過一次公園。客棧門口的海珠公園倒是常去的，每次都是擺渡來往，因為這小小的「海珠」四面都圍着水。

從廣州到海豐須先坐船到汕尾，再由汕尾起旱路到海豐。走旱路，這倒是第一次的經驗。坐着轎子，渡河，越嶺，在轎子裏看韓冬郎的香蘇集，倒也別有風趣！海豐是個近於鄉村的地方，只有荒山可